

瓊山縣志卷十九

藝文畧

藝文有志肇自孟堅原本錄畧考鏡學術詳別源流非專為目錄之學自晉荀勗著中經因七畧為四部畧變古法分部纂錄後世志經籍者宗之志乘之志藝文上參國史綜括郡縣古今之撰述依類分輯揭其體要考其得失下以存私家之著作上可為國史之取材法至善也吾邑舊志藝文專錄詩文銓次類編因仍舊例是為選文之編錄而非志乘之體裁故今日重修表章著作無論存佚必廣為網羅詳加疏證俾前人學問文章經濟氣節藉此以傳不朽亦以勉後人之多識前言往行著書垂訓保國粹之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一

常存不為異說所淆亂則圖籍之留貽有以維持乎世道人心也志藝文

經部

學易疑義二卷

明 鍾芳撰

見黃泰泉廣東通志朱彝尊經義考明史藝文志作三卷 案泰泉與芳同時為道義之交芳神道碑泰泉撰其修通志芳之箸述采輯無遺

易說 見本傳及廣東通志

鄭廷鵠撰

廣易通二卷 見經義考廣東通志

許子偉撰

易經釋要 見本傳

清 馮玠撰

易說案

林克紹撰

尙書鈔二卷

李琦輯

案琦幼年鈔本采取傳注要語錄於經文之下書法精妙一字不苟最爲難得稿本今藏於家

尙書疏證

馮驥聲撰

案驥聲專精漢學潛心箸述采輯江王孫段專門經說以疏證馬鄭古注抉擇精詳積十年力學始成此書尙書傳注二卷 王沂暄學

案采取漢宋諸家經說擇善以從抉其精要刪其繁多遵宋衛湜禮記集說例援引成說不參己見妄下斷語

詩經解

林克紹撰

毛傳疏證

馮驥聲輯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二

案驥聲治尙書疏證成又從事治毛詩西漢古注毛傳最精鄭康成詩箋間有違異傳義清初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發明毛傳尙未盡其義至陳奂毛詩傳聞翼傳義最爲精確非諸家所能所及胡承珙後箋兼采宋學馬瑞辰傳箋通釋詳及古音古訓驥聲以陳氏詩傳爲本兼采稽古編後箋通釋之說及專門漢學家說足以闡發陳氏所未及者廣爲引證置數大冊隨見隨錄掣經之功至老不倦

禮說 見本傳及郭棐廣東通志

明鄭廷鵠撰

戴記講意

邱承箕撰

見本傳及阮通志案承箕爲文莊公五代孫潛思嗜古

專心著述無愧前賢名裔

射禮儀節一卷 見黃通志

邱濬撰

禮記節鈔

林克紹撰

春秋集要十二卷

鍾芳撰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以集要為名故文殊簡畧中間如謂

春王正月為建子謂桓公三年書有年非紀異謂襄公

二十八年書衛侯衍非俟其改過謂昭公元年書敗狄

於鹹非譏毀車崇卒陳烈序稱其擴前人之所未發

春秋說 見本傳及郭通志

鄭廷鵠撰

春秋經解

王斗文輯

四書講義 見本傳

清馮玠撰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三

中庸孟子衍義 見經學考

明林士元撰

讀經錄讀經附錄 見經義考

林士元撰

讀經日記十卷

清王國棟輯

案尚書二卷三禮四卷春秋四卷皆從學廣雅書院日

記所聞手自鈔錄七年之久積成卷帙後講學課徒增

改日多院長梁鼎芬云顓力治一經於訓詁文字之學

研求精細詞氣允平繁稱博引中采擇得要異時可依

讀書記之法為諸經著述此必傳之作也好為之

讀書鈔 見郝通志

明李應和撰

小學廣義 見獻徵錄

鍾芳撰

四禮集童訓 見郝通志

王時元撰

編正信都芳樂義七卷 見廣通志

薛遠撰

琴瑟譜三卷

汪浩然撰

四庫全書提要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圖說指法下二卷則各分諸調其自序謂與子合奏之蓋以專門世業故言之特詳也

八音摘要二卷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凡二十五目上卷自歷代樂議旋相爲宮議以下爲十五目下卷分別八音及舞圖歌譜爲十目

史部

世史正綱三十二卷

四庫著錄

邱濬撰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四

自序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奚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己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

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

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與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

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裡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象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具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使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夫小

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脈相通各盡其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代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使決不可興間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冠履之分必嚴水木本源

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修身之所以修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

必當修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於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爲人物亦得其所以爲物天由是而得以

爲天地由是而得以爲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爲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其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說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爲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於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待

案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議論嚴正胡應麟史學佔畢稱春秋之後有朱氏綱目而綱目之後有邱氏陶輔桑

榆漫志稱其義嚴理到括盡隱微深得麟經之旨

續修宋元通鑑綱目二十七卷

見明史藝文志

邱濬纂修

案明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續修綱目成纂修商輅爲首其餘萬安王獻彭華邱濬劉翊黎澶謝一夔劉健汪諧程敏政鄭環羅璟陸簡林瀚十五人同纂修

綱鑑便讀 見本傳

清蕭元長撰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

見明史藝文志

明邱濬纂修

案景泰七年通志成大學士高穀爲總纂晉少保濬爲纂修升授翰林翰編修

天下一統志九十卷

見明史藝文志

四庫著錄 邱濬纂修

案天順二年詔修一統志命李賢爲總裁彭時呂原爲

副總裁濬爲纂修五年四月十六一統志成濬擬進表
伏以並日月以照臨千載啟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
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
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有十二
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
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
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夷德之
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
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
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
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

銅柱東越鯁波盡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
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青狄黑濮
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
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
盛製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
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
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
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
作於宋畧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聖
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尙編輯之未旣時如有待
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曆數

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宏迓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睿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此謂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祕之所藏萃外史之所掌遍閱累朝之史旁搜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西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依據信疑是非一加訂正首辦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

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於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疏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效編劄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燕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瓊海方輿志二卷 見黃通志

元 蔡微撰

瓊臺志二十卷

明 唐胄撰

自序郡志自國初至是亦編矣而必須此焉者欲備也唐人稱郡僻無書至宋瓊管志萬州圖經元人又不能蓄邱文莊公晚年嘗言己有三恨郡牒未修一也桐鄉王公載筆數十年錄郡事警官志前後擅易之陋乃命所集爲外紀以自成一家之書孫戶部九峰先生嘗託前守方公爲梓而不果後守王公取閱其書謂獨詳於人物土產而他日仍舊乃迎公於東嶽祠禮郡雋副裁爲志而余與焉及首啟沿革而公於建武復縣執舊疑史與衆不合閣筆延月僅授序答守以歸適逆瑾敗起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畧

十一

使催余就道守亦離位而事寢矣余乃藏采稿於知友唐鵬翼氏俟裨書見以成後淮漕得告歸謝邦君以督府檄禮余纂就而未果適王巴山汪東泉二憲伯上官太守三先生繼志懇成之余惟志史事也例以史而事必盡乎故以外紀備舊志以史傳備外紀以諸類書備史傳以碑刻小說備類書以父老芻蕘備文籍如地切倭岐而述海道黎情之詳急討禦而具平亂兵防之備隱逸附以耆舊不遺善而且以誘善罪放別於流寓不混惡且因以懲惡田賦及於雜需額役以書民隱紀異及於災異禎祥以顯天心首表以括邦綱殿雜以盡鄉細非徒例史以備事而且欲微倣史以寓義蓋體文莊

而將順其欲爲之意尊桐鄉而忠輔於已成之書以求得臣於二公第愧淺陋常感古人掃塵之喻謂塵掃矣而卽隨有況有之而未能盡掃乎凡書皆然況志又古人之尤難者乎此所以雖終日乾乾得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助余之不及然終有負於諸公之望也雖然亦幸其督成此以有待也後之同志者感今日欲備之意則非惟紀將來之事必如炎漢前後共成二書赤城新舊各爲一志以體桐鄉外紀名書之意或於此書而有恨焉亦安忍不爲之補遺考異以續其別哉則古人所謂欲俟備於後而反愈不備於今者不惟無慮而且有所望矣豈非諸公今日拳拳之意所召哉正德辛巳

秋七月既望

案序中言前守方公名向後守王公名子成謝邦君名廷瑞上官太守名崇俱正德間任王巴山名宏汪東泉名克章一爲按察司副使一僉事皆正德辛巳十六年志成年歲相合

瓊山縣志稿十二卷

案志稿爲貢生王凝機手編郡丞潘廷侯知縣佟世南重加纂輯編成十二卷潘佟有序未有付刻時康熙二十六年

重修瓊山縣志十卷

案康熙四十三年舊志稿所收大畧知縣王贄參訂瓊

山縣教諭關必登舉人李瑞輝林儲英林煥周景盧肖賢林思榮貢生黃煥辜峻受鄺登元梁王襄潘之璘陳餘蘊潘洪璣蒙志學陳政曾務光陳儒瑞周詔生員黃允中邱珩何魁宿劉漢杰郭九圍黃焜符琦周瑾陳金益邱岱黃嘉璧吳宇惠辜弘亮陳廷瑜鄒宗泗黃嘉璽陳九如謝寶陳儒瑛邱士傑吳荆元李鍾嶽蕭瑀吳姬亮邱璣李鍾坭二十六人校閱王關有序已列首卷

三修瓊山縣志十六卷

案乾隆十二年監修知府于霈纂修知縣楊宗秉同修舉人楊纘烈訂輯香山縣訓導梁作舟肇慶府訓導張五崧歲貢邱璣拔貢蕭璋參校舉人陳儒瑛吳冠武舉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十三

伍衡文貢生黃之清馮涵黃道高鄭正捷生員王森秀校字童生林秀宇廖道昭辦事禮書黃純基吳學濂孔興綱楊有序已弁簡端

四修瓊山縣志三十卷

案咸豐五年監定知縣李文烜總纂舉人鄭文彩蔡藩分纂進士邱對欣舉人李向桐陳毓姜恩貢符顯欽廩貢生張伯琦參閱拔貢吳儁王廷傅優貢蕭志健校對廩生林鳳舉周慶齡童生王光緒繕寫廩生鄭天章林陽甫附生吳蘭修陳謙尊陳韶光曾選王中馭王之福蔡傳綸羅世珍陳華斗采訪歲貢王德綸符子立符瑞恩貢陳德潤鄧人龍廩生吳爲欽陳嘉謨周慶齡增生

黃建範附生丁希度崔淩雲馮麟陳有俊志分十門一
輿地二建置三經政四海黎五職官六選舉七官師八
人物九藝文十雜志藝文專編詩文書目金石編入雜
志中古蹟編入建置中沿舊志體例未盡精審

英宗實錄三百六十一卷

見明史藝文志

明邱濬纂

案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詔命詞臣纂修成化三年八
月二十四日成濬充纂修升侍講學士

憲宗實錄二百九十三卷

見明史藝文志

邱濬總纂

案弘治元年詔修憲宗實錄少傅劉吉尙書徐溥侍郎
劉健總裁尙書邱濬少詹汪諧副總裁四年八月實錄
成濬進呈表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

世享二紀之治功德之敷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
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成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
之心恭以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純
孝 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
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
纘五聖之洪圖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惜君臨二
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
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
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
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於聖母徽號
薦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

於山陸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畢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己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嘖一笑而必順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卽革心虜敢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允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韶遠頒具衰經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爲大孝恭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羹牆之如見著存不忘躬曆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監觀於成憲思遙駿

於先聲爰詔禮官俾修實錄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敕臣懋監修臣吉等總裁臣濬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修別開史局羣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章奏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杪述寶訓爲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

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况夫今制時政無不編前規起居已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深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瓊志稿

見郭通志

鄭廷鵠撰

崖州志畧二卷

見黃通志

鍾芳撰

江閩湖嶺都臺志

見阮通志

唐胄撰

柳城志

見郭通志

吳誠撰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十六

案誠官柳城教諭纂修柳城志

都臺志

見本傳及敦通志

吳誠撰

案誠遷贛州府教授纂修都臺志

漳州志

見楊宗秉瓊山縣志

陳大章撰

白鹿洞志十九卷

鄭廷鵠撰

案廷鵠自序志成凡十篇計十有九卷志山川者什二

志書院者什八馬錫跋其事具書院之事其要闡明道教之統也考廷鵠嘉靖壬子年擢江西提學重修白鹿洞書院增置學田頒示學規嚴課諸生修志當在是年

瓊臺書院志二卷

清 王國棟輯

凡例海南書院自南宋創建東坡書院歷元明清三朝

遞有增修經費無多住院讀書者亦少自康熙年間焦觀察映漢創建瓊臺規模始備東坡書院向無專志一切建設等事遺佚無存府志所載粗具大畧累代文教之關係無由考見書院志例與羅浮山志武夷山志不同此則參考白鹿洞書院志學海堂志之例擇善以從俾建修始終經費增廣無不備載亦海南一朝之掌故在焉自書院建後文風丕振會試始有登第館選此後春秋獲雋皆書院諸生一代之風氣科名之得人藉見一斑科舉已廢改設學堂舊制盡變輯而存之亦見文教之關係志始編輯前無所承後亦無繼稿本初定往復鈎稽尙俟時日黽勉哀錄畧有端緒其中

遺缺知所未免博雅君子匡予不逮其條目分十二院圖建設先獻山長學規題名藏書藝文石刻祀典田產典守

東山備史十四卷

馮侯撰

潘應斗序古職方有山國澤國之稱然山國之有澤與澤國之有山大易所爲氣通也若夫辦方正域則位於東者咸東之非必引尼父所登青蓮所寄以鳴概惟形勝萃焉仙靈棲焉苟足傳蔑不傳也瓊奠海外五指標秀則猶中原之有嵩極也迤邐而東曰萬寧前屏獨洲後枕六連西騰天馬皆去州治數十里獨東面數里濱海一山盤其徼若地勢盡而復起焉拱若列眉旋如運

肘菁葱達乎州署稽諸郡誌稱海南第一山云記余遊時郭外平疇一梁相引者爲太平橋橋盡而石磴委復翠然蓬楹者爲茶亭以憩行旅且宦遊易服所也亭右疏衍漸望衆石如笏如戟如案如屏或偃或仰或孤傲或朋立石多題字皆名人所大書特書也鬱紆高陟路險且仄雙壁數仞一門中豁者僅尺炎方烈日入此凜冽不數武而雲構迴異石皆亂積不整直者柱之崎者垣之側者障之偃者宇之折者曲之隙者明之勢所湊處自成徑牖偃僂罄折乃達一口出逾大坂度飛梁入大士巖石止四扇皆數丈許左壁稍縮爲門右則長舒上則平覆前若屏而外却向者爲鼇駕鼇駕之下復覆

一洞石路旋逼牀室廚竈皆本自然從此南向則三教堂堂左竹木翳如泉生石穴味甘而冽山僧以半棚覆之蓋名井也前署事丁公偕馮君玄亭遊其地於泉甚喜因勒石爲喜馮泉峯迴路轉一亭孑然亦玄亭勒石名曰來洲者則前守曾公建以望海遠對獨洲青來一片而四面潮激千堆雪捲左連岡阜花實耀林猿鶴狎客右望治城烟宇撲地溪田彌眼蓋此山之大觀而宦遊者之極致也歲在丁亥余遷秩而余君侗如乃以山志稿貽戊子冬從樂會出山而馮君玄亭復以備史見示侗如分山爲十景曰吾以志山之所有也玄亭則上溯分野中表人倫下采方物曰吾有事於史應得備山

之所屬也余讀之而悔曰鄉者之遊侈然自以爲得矣如二君言則靈奇之藏所未稽討者何限追隨賔從之餘偃息簿書之隙僅得大槩遂詡勝觀甚矣宦遊之陋也匪二君山且以無盡欺我哉然則有山若此而不得與十洲三島福地洞天分名今古非產於山者之過歟况五指主黎游跡罕到環瓊皆山應以此表岱宗焉此二君之志也山得二君而始彰則又山之報也若余守萬二年遯樂二年每思無狀獲譴山靈而玄亭乃以叙見屬余滋愧矣但爲此書謀不朽則欲其合余志而參稽之得壽梓爲澤國職方考至其篤古嗜竒著書娛道則有玄亭湖山之合集在

案應斗武岡人萬州守升雲南道監察御史敘中言前署事丁公名同德浙江人刻來洲亭喜馮泉六字入石余侗如名繼先本州人有東山十景志稿丁亥爲順治四年應斗明崇禎十六年任入清初始遷御史惟丁同德府州志無名署事官志例未收

平定交南錄一卷

見嶺南遺書

邱

濬撰

伍崇曜跋案先生一代通儒事述具見明史本傳而吾粵至今則婦孺皆知者也著撰等身至大學衍義補一書尤徵經世宏抱昔人謂其滿屋散錢祇欠串子殆相謔之辭耳是書專紀英國公張輔平定安南事迹言多紀實與明史稿列傳所載同蓋操史等者均本於是書

也本傳稱先生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掌故以經濟自負又云議論多偏激而博辯足以濟之然撰是書時久在宣德棄地而後歸美英國尙無溢詞則所見或與楊士奇等同耶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乃云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阯不以輔鎮彼國二十年後並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夫亦廟算有遺策云然沈德符野獲編謂宣德時安南再叛議用兵唐胄力諫後亦卒用胄策其全中國生靈多矣蓋安南自漢及亡朝以後專制一方屢服屢叛夷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我朝師範征安南紀畧一書言之詳矣實與是書相表裏均可參稽也阮通

志著文畧著錄明翁萬達平交紀畧一書然實未見顧獨遺是書明沈節甫紀錄彙編刻之爰校正而重付梓人使鄉先輩之著撰流聞益廣而言安南事者均有所考焉

案文莊公成是錄時年六十六已棄安南公追敘英國公戰績乃當年實事此錄已編入瓊臺會稿十四卷下

淳安政事稿三卷

四庫著錄

海

瑞撰

自序瑞自濱海入中州知淳安縣事初閱冊籍民之逃亡者過半問之則曰憊困不能堪賦役朴直不能勝奸強使之予心惻然痛矣剝民以媚人多科而厚費使之可爲民忿可爲民慨之事日臨於目日聞於耳而予不

平之氣憤然生矣問識者以所處之方則曰在今日不可能也在今日又不可爲也寧可刻民不可取怒於上寧可薄下不可不厚於過往彼自爲一說而不能當於予心也嘗欲自爲一編以紀錢糧以節財費以酌事宜使節文昭國制定日月之明擴吾心體備萬物之理使得戶曉焉吏不能緣爲奸弊民得安業樂生而予亦得以常目在之儼有師法而又私念秀才發軔仕途知識有幾將筆復輟遲疑三年有奇矣壬戌入覲歸緣道詠思恍如有得歸取故籍參考博訪以證所思自信或以究竟利弊粹乎聖賢中正之道公己公人之選我祖宗頒行畫一之制一毫世俗之論不與焉民風士習藉

此發明回心而向道或有在也夫彼上司彼過客萬物之理付予於造化猶之我也獨無爲民哀痛之心哉時乎爲己見己不見人一覺悟焉而同歸於道矣政之大者曰政政之小者曰事是軼淳安利弊兼有巨細因撮其要曰淳安政事辟則坊與如師予儆前此曾爲之說政事有記亦嚴教戒意也諄諄然欲吾民去其競利爭勝私己罔上之故而以善新焉是亦與吾民爲嚴師教戒也益己益人舉於是冊賴之其可得而已乎用是梓之復爲之序以告吾民知是編之意

案政事稿編刻於嘉靖四十一年夏月忠介公年五十五歲

元祐黨人碑考一卷

附廣元僞學逆黨籍

四庫著錄

海

瑞撰

自序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僞學逆籍作惡於韓侂胄頒行於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熟史者證之 又云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侗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卞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二十二

程顥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撫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許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富歐范於度外者蔡京之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恥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外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脈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卽蔡

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馮驥聲謹案元祐黨籍碑徽宗朝原有二本崇寧元年九月己亥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二年九月臣僚乞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從之此初本也崇寧三年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十人刻石朝堂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七人武臣張異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二人御書刻石置文德殿門東壁又詔蔡京書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此再刻本也崇寧五年正月以星變除毀朝堂石刻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而原無有存者今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有慶元戊午饒祖堯跋一在融州有嘉定辛未沈暉跋然以饒沈二本所列姓名數之皆只三百八人殊與原數不合蓋由饒本末一行爲不忠曾任宰臣有章惇無王珪沈本內臣無王化臣故兩本所列

姓名俱闕其一也又餘臣內袞公適龔夬二人沈本不誤饒本則誤袞爲究誤夬爲史馮百藥一人饒本不誤沈本則誤馮爲洪誤藥爲樂饒本碑額元祐黨籍四字八分書沈本碑額元祐黨籍碑五字正書饒本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沈本則否同一碑也而饒沈二本歧互如是今以公所錄證之碑末一行有章惇王珪二人同沈本內臣有王化臣一人則同饒本恰合崇寧詔書所云三百九人之數餘臣袞公適龔俱夬與沈本同饒本異顧饒本誤袞爲究誤夬爲史公與之異可也而沈本之洪百樂實饒本馮百藥之誤公亦同沈而與饒異何與及考公所錄碑額有元祐黨籍碑五字所列各

官姓名已故者不注故字於其下俱同沈本或者公據道命錄陶朱新錄而成是書二錄所缺者公則參取沈本以補之故洪百樂一人亦沿沈本之誤而不改正耳外附慶元僞學逆黨籍公以其事相類故并及之亦欲使讀是書者知小人之讎君子先後如出一轍也嗟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元祐諸賢世號正人君子者蔡京乃欲目爲姦黨奪天下之公是而非之惟恐不勝不足以箝天下之口復假人主之威力以壓之讀黨籍之碑崇寧君臣當日幾大快於心矣然威力之行可以屈服一時不可屈服萬世卒之是非有在公論難誣向以入此籍爲辱者後且以不得與此籍爲恥矣雖然亦視

其人之自立何如耳曾布章惇張商英楊畏何嘗不挂名此籍而世終不以正人君子許之者愈見名之不可以僥倖取蔡京雖抑之後世終不能揚之也噫可警也夫

諫垣錄 見郝通志

許子偉撰

瓊州三祠錄三卷

唐 胄撰

自序三祠錄者三祠所祀事也仰止祠在郡學祀王公義方以下四十人主於崇德以勸士先賢祠在道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十九人主於報功以慰民皆舉於有司著也景賢祠在郡西北祀蘇公軾邱公濬二人主於著述以憲後奉於朝廷者也有德者非無功所重在德有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二十五

功者非無德亦猶德之於功也有德者必有言言至著而爲書則功憲於後矣惟其主於德與著述故不別曰宦曰寓曰鄉凡當是者卽祀之惟主於功必有位乃能故先賢之祀非啟土平亂之雄則按郡守牧之良也名宦鄉賢他舉分祠今吾仰止以德故合之凡名宦舉合祠今仰止先賢以勸報故分之凡祠無錯祀仰止以著述故兼之吁人之所以不與草木同者賢而有不朽耳不朽而且饗廟賢之尤者也吾一郡城而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人不謂之多賢國乎客賢自漢凡四十五人其過化之遠此所以致鄉之有賢也主賢自宋凡十四人其聲應遲益見化難於賢客也庠序鍾生遠張生

文甫輩與余同事於郡史而考知諸賢之精今年春既請更定祠祀而又爲祠錄以見祠之所以立祠祀之所以行祀其有志於賢者乎宋昔廬陵文信公兒時見其鄉有忠節祠祀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卽忻然慕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大忠鳴於世至今並食其廟諸彥誠賢矣抑有志於此否乎吁吾鄉在宋無一賢而先輩尙能感客化以有立今賢盛賔主其感尤不易乎感之易而勉以成之使生雖無事於此而百年之公論能舍之耶吾言雖爲汝錄發亦因以告郡之諸豪傑使知負於吾地之靈也因爲序

案三祠錄與瓊臺志同時纂序中言鍾生遠張生文甫

亦助胄輯志諸人大批錄三祠諸賢列傳有立德立功立言者以垂法後世序中又引文信國事以勉人胄後果有功業氣節繼美前賢崇祀於鄉與諸賢並傳不朽吁賢矣哉然序首言仰止祠四十人先賢祠十九人景賢祠二人共六十一人序中言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人前後不合不知少二人爲何人其書佚已久無從校定

鹽法考畧一卷錢法纂要一卷

見阮通志

邱濬撰

案二書卽大學衍義補中之兩篇然旣專刻行世不得不別爲著錄

續古今紀要十卷

見黃通志

鍾芳撰

邱氏家譜六卷

邱廷佩重修

案大宗十八代孫廷佩序吾始祖碩菴公元末由晉江遷瓊三世皆單傳四世而分伯清文莊二公由明及清瓜綿椒衍世序不忒者以修譜之代有其人也自乾隆五十三年十八代少宗孫廷隆續纂迄今歲過六紀人越再世尙未重輯嘗讀元一世祖逸老公譜引云吾懼益久而湮湮而忘忘而途人相視則譜之修可少緩耶茲幸祖祠鼎新之後會族商議修費重加編纂考核精詳譌者正之畧者補之無考者仍舊前圖後錄增三四代之繼承收數十年之紀載吾邱氏子姓蕃衍無窮後有續者則此舉非承先啟後之要哉舊譜錄用鈔寫今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二十七

易刻印至於祭祀之陳設行禮之儀節一依家禮而酌定焉並以著之譜端咸豐九年己未葭月望日

又案廷隆譜引邱氏原籍河南固始人舊譜載自唐廣明間入福建泉州晉江縣住迨元至正間歷百數餘載分派泉瓊莆臨四支後譜以逸老諱玄同派有德玄德

德象三昆但前譜所修以逸老公長子均爵公居泉次子均祿公遷瓊三子均祥公遷莆四子均祐公避缺五子均慶公遷臨江各支立逸老公爲一世祖宏儀象三公分列於逸公之下以備考徵今依譜次第續修俾後人知其所自固非苟然漫輯爲也

馮氏家譜十二卷

邢宥序瓊山馮氏閩莆陽族也乃祖握兵南征因家澄邁至宋文備徙橋頭居焉受姓宋咸淳朝璋國深訂爲譜系旋遭煨燼闕失難稽我國朝恭讓紹祖相繼修輯學士劉公爲傳騫源依而訂之偕壻洛詣予曰祖宗立譜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洛聞之先名實者必綜核吾譜自文備公等而上之世系逸於播遷名字淆於疏逖今且不信後何以傳小子執疑願解而誌之曰誌者記也所以記時事也記事之書莫備於春秋孔子修之亦曰吾因史之舊而已若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乎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世或以私意附會族譜者曷亦視此爲監可也周人以諱易名於是乎

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修春以秋經世直書陳侯午卒午者襄公名也襄公哀公之皇考也孔子仕哀公曷不諱乎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皆不以名爲諱也後世此義不明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紊由不通春秋之義也司馬遷作史古稱其良史之才不免是非謬於聖人者以其飾詞謬妄不知疑以傳疑也班固作漢書古稱其良史才之難或謂其畫蛇添足者以其援引粉飾而乃以

無爲有也使二史能因其舊何有於誚夫史以紀國政譜以紀家政其揆一也爾祖推文備公爲不祧之祖信以傳信也自文備以上則畧而不書疑以傳疑也不敢以疑爲信者乃紹祖因譜之舊倣春秋之例也予之辨惑正春秋推本窮源之道也以此義而綜核名實則當諱而諱不當諱而不諱者皆可以會而通之矣君子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禮達而分定則三綱五常之倫尊卑厚薄之等咸序而不失其倫矣倫序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樂之效達則和矣和氣致祥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序而族惇矣祖宗立譜之意孰有過於此哉凡傳以通經爲主以必當爲理

修譜者能通春秋之義則禮備而樂和矣又奚疑信忌諱之有故遂誌之以俟不惑

案馮氏爲瓊望族自馮海始登科馮禹登進士官監察御史有直聲以忤內監劉瑾誣陷憤死賜祭葬祀鄉賢其後嗣科第蟬聯數百年書香勿替

海氏族譜八卷

海瑚序予少時讀叔父御史汝清公所修族譜自答兒公始至叔父瀚公止案瀚公忠介凡記其世次行實詳且悉也竊歎其不原所自使人不知本原也心甚歉然因敬問先祖松谿大尹德裕公知遷自番禺但先祖少失怙族無長老失記始祖遷祖之名斷自答兒公始亦史闕

文之意也逮瑚赴鄉試訪求番禺族人庠士名秀者得其舊譜考之蓋自南宋時始祖指揮三公諱倅由閩而來占籍於廣娶楊氏生惠來訓導公諱鈺鈺生庠士大公諱甫震二公諱甫雲秀爲甫雲公後甫震公生冠帶公諱遜之遜之生答兒公從軍海南著籍於瓊卽始遷祖也故合二譜而修之方足徵信姑仍舊文而續之至於六世而止吁汝清公博學廣識卓然爲一邑士大夫之望上距始祖未經五世猶未悉其詳况自十世以至於千百世乎苟無譜以記載之安能保無前日失哉此瑚所以拳拳修譜爲心者上以繼汝清公之初志也自今以往凡子若孫宜保守而珍藏之庶百世之後尊卑

次序秩然不紊則親親之心油然而生矣譜牒之續修豈小補哉嘉靖甲午年夏月吉日五世孫瑚夏甫氏敬撰

案夏甫爲忠介公從兄同祖松谿忠介公是年二十二歲尙未赴試

莫暮序譜之於族重矣顧族以譜重譜以人重有一二勲名震世之人而於譜有光有勲名震世之人尚論者爲之推本其所自出以及其連氣同枝而至雲仍似續於族更有光而天下之風化萬世之綱常卽於是乎在海氏之在吾瓊也其初僑寄者也不數傳而忠介公挺然崛起經濟卓冠前朝氣節彪炳古今而海族遂爲天

下著天下莫不知有忠介公也卽莫不知有海氏也當公之歷事三朝也積誠忠愛治譜著於朝廷信惠廉明縣譜昭於寰宇天下後世之譜海氏者多矣然則其族可不必自譜乎曰此海氏之族之所以不得不譜也懼其或出於海氏也則譜懼其或入於海氏也則譜上溯祖禰下逮仍昃因源及流覩指知歸而海氏之族定則其人在也其地在也忠介公之風烈亦在也然則今之譜之者是爲忠介公譜乎又非也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有名先輩開其先而淵源有自有賢世胄纘其緒而本實滋蕃有後繼此而起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者又謂公以一代偉人楷模後學天下後世

之忠臣皆公族也廉吏皆公裔也則公之族誠巨族而於譜豈易譜乎其生長斯土而爲公後者其自勵宜何如乎吾讀是譜而歎備衆善焉譜其世系而愛敬生譜其昭穆而秩序定譜其行誼而法監昭尊祖敬宗睦族又豈但已哉則謂爲公譜焉可也謂爲公之族譜焉可也謂爲天下後世之綱常風化譜焉可也吾幸得與於斯文也樂觀厥成而抒所見於簡端竊懼有愧於公用以質諸公之族乾隆五十年夏六月
莫見龍序士君子尊敬親愛光前裕後欲統一族之人使之合敬同愛崇禮教敦仁讓則自明世系序昭穆始而世系之明昭穆之序則自修譜始故譜修而世系釐

然則人知祖功宗德之有自而尊敬之心油然而生譜修而昭穆不紊則人知尊卑長幼之有序而親愛之心藹然以篤譜之所係不綦重哉瓊臺海氏考其譜牒自南宋時指揮使諱侏由閩隸籍廣之番禺明洪武年間諱答兒公從軍海南遂爲瓊始祖雲仍蕃衍三百餘年於此矣作譜者創始於四代御史諱澄公而五代庠士諱瑚公十代孝廉諱廷芳公相繼續修迄今多歷年所派分支茂十二代孫雲山君懼其久而愈紛也兢兢積慮思紹前徽以昭示來許於是聚族人而重修之其間行諱字號之必紀生配死葬之必錄大小宗派之必詳功德爵位之必著以及清忠節烈文學遺逸臧否淑慝

之必書譜所爲煥然一新也譜成之日將付剞劂徵序於余余惟古者宗法嚴重定世系辨昭穆氏族之書掌於史氏至秦焚典籍史氏其官宗法盡廢而名門右族欲子孫知所自始權作譜牒以維持於下至今因之然非有孝子賢孫綿綿繩繩後先纂修亦安能彰美傳盛垂於無窮此以知作譜者難而修譜者亦不易也今細檢海君所輯矢公矢慎惟嚴惟明世系秩然昭穆不紊觀其譜而知其敬心純愛心篤且能統一族之人而使之合敬同愛纘戎祖考垂裔後昆其在是乎繼自今人知敬則禮教以崇人人知愛則仁讓以敦異日對揚先烈而光昭令緒權輿乎此至令祖若父代有偉人炳

炳麟麟載在舊譜無庸贅述矧夫忠介公之批鱗骨鯁亮節清風固已彪炳史書而長留於天下後世非獨志乘譜牒之有光豈予小子所能道揚其萬一也余於雲山海君誼屬世親兼以姻好分不容辭爰不揣固陋而敬附數言於簡端後之覽者尚其有鑒於斯文

案海氏自答兒渡海占籍瓊山第三世寬領鄉薦官松谿縣知縣爲忠介祖第四世澄賜進士官至四川監察御史潤壬子鄉薦爲忠介公從伯父六世鵬丙午鄉薦官梧州通判爲忠介公從子先忠介公登第至忠介公姪孫邁戊子鄉薦官處州推官邁之孫廷芳康熙八年己酉鄉薦其餘明經庠士數十人一門之內才德彬彬

爲海內鼎族其家譜創成於澄續修於瑚傳至廷芳百有餘年當易姓之交海外遭兵燹者數年廷芳抱殘守缺重加纂輯編校忠介公備忘集付梓行世重修家譜未及刻成遽歸道山十二世孫岱勉承先志興復舊業海氏之賢嗣其惟廷芳與岱乎十五世孫庠士連天又重修譜牒至此海氏家譜已五次續修矣代有聞人恪守祖訓忠介公之遺澤長矣

黃氏家譜三卷

張岳崧序瓊之黃著姓也明永樂九年其始祖孟剛公官於瓊因籍焉嘉靖萬曆間巍科甲第相望不絕而以名儒筮仕歿而祭於社者有如暎江及燕石越石二公

其他明經鄉薦指不勝屈鄉人榮之余生也晚不獲見諸公然先祖及先君子居瓊時與黃接比余方總角先君子述所聞暎江公喬梓科第事爲訓余聆而慕之比稍長獲交遊於黃子沙陽因謁其尊甫淡寧公公嘗躉余文爲黠正數藝余雖遷定安然每應童試及赴省大比恒與沙陽握手道故事沙陽以文雄數冠瓊軍其嗣俱英年游泮其族弟肅齋崑甫均養融藻池從余游者又有敬存茂才其家淵源碩士耆英楚楚林立蓋先澤永矣夫盛衰之數時有變遷然而賢祖父之貽其子孫及賢子孫之嗣之者必有道焉敦厚雍睦孝弟力田詩書絃誦罔敢或替其聚族而處也則網羅譜牒繼續前

休明昭穆之序講齒讓之節父詔兄勉子弟率循隱德所貽鬱而必發國華朝棟有振興者然黃之裔勲而遵之勿懈益虔烏在暎江諸公不復出而與嘉靖萬曆間輝映乎哉余官京師每詢問鄉鄰家世俗尙之事冀相勸諭以敦本親睦承先啟後爲先昌熾之基必由是也夫因沙陽屬敘其譜書此寄之俾共覽焉

王氏家譜八卷

王承烈輯

海忠介公序族人雖衆其初一人之身也譬之植物焉由根而幹而枝而葉分而爲十百別而爲千萬溯而求之其本一也自生民以來孰不本於祖宗哉分而爲族屬折而爲疏遠遥遥支流溯而求之其氣一也大宗小

宗之法修長幼親疏之分定而譜不可不作也苟宗法泯滅而無譜以徵之人不知祖之所從來也而水木本源之義闕然矣仁人君子能不究心於譜哉此博雅知本之家作爲譜牒以維持之誠有以也夫譜者紀吾宗之始祖也由始祖以至於所自出又有人焉由所自出以至於今源遠而流長本深而未茂尊卑可以無序親疏可以或遺耶青草王氏績持其宗支圖過予曰吾先世祖居山東青州府益都縣其家也譜帙失傳莫稽其始自宋沂國公以下幸有分圖系派存焉願爲譜備紀之俾吾子孫知其源流而不可忘也謹閱其圖厥先曰曾者由登三元及第官集賢殿大學士也子二曰繹曰

繹繹子三曰濬曰哲曰文哲子二曰棟曰梁棟子二曰鼎曰鼐鼎子二曰仁曰禮鼐子一曰義夫繹爲兵部郎中而梁仁各登鄉榜也其繹哲棟傳繼世而濬濬文梁俱無嗣也仁禮以上世居山東義於宋末登進士官侍御爲逆龍鱗置於瓊而遂家焉今譜以義公爲始祖蓋推其本始所從來也以曾公爲始祖之所自出蓋從其德而綿綿世澤也享百世不遷之宗自義公至於原勝有六世矣原勝乃譜以新之昭穆以明尊卑以序親疏以定然則原勝非仁人孝子能若是乎今原勝以曾公雖遠重其德而祀之又有圖示支派之所自出其不過於嚴而疏也若原勝者誠王氏之賢子光前而裕後者

也因書以爲序

喻溥序余少讀宋名臣傳見有以三元而歷宰輔者王曾居一宋庠次之二公立朝進止皆有常度史稱不愧科名良然顧元獻再傳而後若喬若昇雖能歷仕清要而憑依蔡氏陵轍士夫均非克肖之子而文正未之聞焉余旣爲文正幸又爲文正惜幸則幸其無劣嗣也惜則惜其後嗣之不聞於時也歲丁亥奉天子命巡視茲土公餘每造書院與諸生講論文藝孝廉王揚齋者瓊臺之西席也學博而文雄溫恭爾雅足爲多士式因微詢其邦族方知派出文正後余欣然者久之乃進而叩其詳孝廉曰文正六世孫諱義者由詞林官侍御以直

諫謫居於瓊而處於瓊之青松村村名青松以其來自青州不忘本也自義祖至於某十七世今之居官隆圖者數千百衆大半皆其子姓也余聞之瞿然曰信如斯言則是文正之後其超出乎元獻者多矣余向爲文正惜乃知無庸爲文正惜也向爲文正幸乃知果可爲文正幸也旣而孝廉出其譜以質余再請一言以爲序余惟譜牒之重莫重於三唐氏族之亂莫亂於五代其重也則合派中州溯源四裔將同姓而擬同族者有之其亂也則私鬻告勅妄易昭穆以季父而拜猶子者有之或由譜之不修或由修之不謹極其弊也則以名門附中官如李揆之於李輔國者焉以小人附君子如蔡京

之於蔡襄者焉若此者將何以昭示子孫而傳於來世然則修譜非難也修而底於盡善則難矣今試取孝廉之所譜覽之述先世之來歷詳支派之攸分尊卑由是而明美惡因之自著合一族之事成一家之言觀其崇規戒則知先人之清芬不可以不誦也觀其紀世錄則知前賢之懿行不可以不法也觀其誌世表則知歷代之源流不可以不核也觀其附文藝則知一族之文獻不可以不備也如絲之有條而不紊如音之合奏而不可淆善哉譜乎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者孰有外於是乎使其子孫則而倣之安見不克紹先烈掇巍科登臚仕功施於時名揚於後如文正其人者哉爰不辭固陋而爲之序係以排行小詩蓋亦從孝廉之請云

唐氏家譜四卷

宋文天祥序自秦罷封建官無世卿大小宗法廢而不講志古之士惟修明譜系以維持宗法於不墜乃漢尙官爵晉魏尙門第南北朝尙譜牒有胡冒華姓華賜胡姓譜之有弊如此古道之不復豈一日之故哉今天下望族多稱唐以其祖自虞叔翦桐封唐爲受姓之始是以累代不乏文人曩余在史局常時與桂林知交談及唐氏家乘歷歷如指諸掌始信忠肅公流風餘韻卽千百年後猶可想見若今蕃誕唐氏謂非其苗裔耶當國

朝淳祐年間唐之先有太傅保和殿特秦出守瓊州敘其家譜出忠肅公後忠肅公常敦宗盟爲修譜牒因命子叔建奉譜踰海而來與南鄉兄弟證宗聯譜自爲家乘並述參政特建二公之意授子希聖問序於余且欲倡義建祠爲萃渙統宗計余惟宗法之不講久矣陋者徇俗昧者襲非世變江河愈趨愈下非有卓然超世之識安能究心及此君旣以宦遊之暇修明譜系又創祠宇以聯宗族以仁率親以義率祖其道不外乎是至於貧相恤而倣范氏之義田禮相繩而遵朱氏之儀節力挽頽風盡返古始且拭目俟之自斯而君之子姓雲仍皆得習其先世芳規無忝於忠肅之後詎非仁人孝子

之心而不朽之盛事哉爰嘉其意而樂爲之序爲君之後人也欽念哉欽念哉時咸淳九年歲在癸酉五月吳納序宣德庚戌夏余友侍御唐君汝濟持其族譜訪予請曰昔舟上世居桂林興安之南鄉宋南渡後六世祖諱震以特奏名出身歷任臺閣理宗淳祐間出守瓊州卒於官五世祖諱叔建蔭授瓊山縣尉適時俶擾遂占城東地名蕃誕家焉四世祖諱次道以元初至元間撥廣西行省解元授迪功郎本州戶錄田功有子四曰閻曰闔曰闐曰聞其諱閻者舟之曾祖父也元任瓊州儒學教授諱南壽潛德勿耀先君子諱英克紹家學國朝洪武中設義塾於家以勉教後進人多化之舟夙承

義方入儒庠充弟子員永樂甲申科擢進士第敷歷中外垂三十年嘗憶先君子言族譜燬於兵燹手錄可知者俾舟詢訪增輯自是宦遊南北所至問求而未得其真迄今年踰六十恐先德日遠日忘將前遺筆重加修纂自震府君始凡生平卒葬配偶隱顯悉謹備載幸爲序引俾我在後之人繼繼承承無辱先志余惟古昔聖神制禮法以治天下旣畫井以均其利又設比閭族黨以均其安然猶患其弗足以篤親親也又立宗法以維持焉宗法旣廢自非有以聯之則雖世家故族亦昧身之所從出而視族人如途人矣嗚呼後世人紀所以解散而莫之收苟非讀書學問之士則又安知譜牒之當

修修之宜謹哉今觀蕃誕唐氏自太守震府君至汝濟已歷七世世爲衣冠之望族汝濟又有子曰亮克紹世科出佑大郡雖享年勿永有子若孫以似以續而吾友汝濟上承君恩追贈考妣光榮烜赫下賁泉壤非積德之深其能然乎宜乎汲汲纂修宗譜以垂範其後也昔山谷黃先生常曰人生生計厚薄自係時命但不廢讀書種子耶唐氏子孫登名是譜者恪勤學問勉繼先業將見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其於世科之榮亦必能引之而弗替者矣尙其勉諸時宣德五年秋七月旣望案吳納浙之海虞人官都察院僉都御史

吳晉勲序譜何爲作乎仿禮經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也昔蘇老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親見乎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疏而至於塗人此譜之所以不合修也吾族吳氏姓氏譜稱渤海郡而予支屬延陵者以季子別於仲雍之後也禮大夫不敢祖諸侯然先代流傳已久其本原有可得稽者甲辰冬十月予卸大埔縣事補澄邁縣任因公赴郡瓊邑家太史學齋公與予同出翁覃溪師門下有通家誼因識其喬梓竹林詢及世系共派延陵先世原籍於閩之莆田自道瓊公之祖入瓊家於瓊世居於馬定村厥後子孫綿綿

相承而翔在公多五公支下尤稱盛焉世傳西峯公偕弟左峯公太峯公好善樂施事難枚舉嗣子學齋公竟以世澤獲書香之報名登太史其官京邸也捐修瓊州會館德布公車歲甲辰太史丁外艱回籍讀禮與惺齋質齋兄弟子姪造文明樓建孝行坊奉祀孝子牌以及置普濟堂田租貯倉穀四座恤濟貧困瓊人賢之是譜也先是學齋公搜殘帙考墓碑留注草譜圖冊擬鋟版以垂不朽乃事不果倏於己酉夏同紳耆籌辦捐賑冒暑而病病而終不勝挂劍之感矣嘉慶丙辰予卸澄邁縣事調任電白甲子春三月復抵萬州任得晤通譜舊識無不執手相親己巳春三月予屆俸滿例回內地質

齋暨諸子姪與子經以譜牒屬序予誼不能辭乃言曰
瓊山吳氏譜推道瓊公爲本支一世祖是瓊族小宗
也莆田族大宗也小宗譜成他日宦遊閩嶺得考莆田
一脈之祖若宗遞增於本支祖若宗譜之上則尊祖敬
宗收族之義不均撫心無憾者歟且是舉也予喜質齋
同諸子姪能承高曾之志補前人之未逮也能考支派
之分使後人之得尋源也且尊卑判禮讓行於焉教孝
於焉教弟垂後昆於無窮也可以睦宗黨可以勵風俗
可以革薄而從忠若夫世代忠厚孝子節婦郡縣志載
彰彰可考宜其嗣裔蕃衍甲第傳芳豈若近世徒以門
閥相高而攀援別宗相爲依附者哉

案晉勲江西人由賜進士官瓊州澄邁縣萬州知州
蒼原陳氏族譜八卷

三世孫伯和序宋寧宗甲申

案嘉定十七年

伯和致仕家居兄

弟叔姪相聚而言曰吾祖自

閩來

瓊迄今三世矣苟無譜

以稽之未免以途人相視和聞之惟荒畧是懼乃訪祖
而創立譜案祖諱豪字廷俊號剛峯原籍福建泉州府
晉江縣楊林里幼與胡宏同學於楊時時甚器之徽宗
時以詩賦登進士第官選翰林學士欽宗元年擢大學
國子祭酒龍圖閣直學士高宗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讒落職許翰上言綱惠
義豪祖與太學生陳東上書請逐潛善伯彥而留李綱

於是殺東罷翰徙綱於瓊萬安軍豪祖懼卽變名姓遠渡瓊乃擇瓊之蒼原里入贅於千戶溫朝珍之女溫氏始附籍焉吾觀蒼原之爲地也據東南之名勝山川有清淑之美物產有可席之珍東望陶公銅鼓錯落隱現沿海之烽烟不起西望黎母烏蓋鬱蒼縹緲生岐之刻箭不加其土沃其田膏其人敦樸而知義倘瓊海之中原而奇甸之河洛乎和不敏謹問祖而創其大畧聊誌之以告吾同譜之人庶名諱字號生卒娶葬燦然不紊矣

案序言祖豪與胡宏同學於楊時時器之考龜山學案無陳豪其人欽宗時龜山官國子祭酒上疏論蔡京十

二事罷李綱以謝金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上書用綱詔綱復職事在二月是東上書時祭酒爲龜山而非陳豪至高宗元年八月十八日罷綱二十五日壬午殺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因黃潛善忌之而殺之與東上書救綱時事隔二年且建炎三年綱移萬安軍亦在殺東後二年序中皆牽連爲一時事均未得實

又案陳氏科甲明代十三人陳福陳經陳鱗陳經邦陳政陳世美陳傅堯陳懋芳陳極陳所有陳在晟陳宗濂陳宗濬父子祖孫兄弟叔姪皆登第其餘歲貢廩附代不乏人爲瓊山衣冠鼎族

梁氏家乘七十卷

梁雲龍序姓者何生也統其祖考所自出也氏者何族也明其子孫所自分也譜者何系也聯宗派序昭穆原其姓氏之所自起誌其郡望之所由來也姓氏之有譜所以尊尊也亦以親親也慨自秦滅學而公侯子孫失其本系姓氏因以遂亂自宗法廢而左右之藏既散肉譜之學不傳士大夫家有譜牒者蓋鮮矣誌氏族者謂梁爲伯益之後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是爲梁伯子孫因以爲氏及攷諸郡誌史記通譜等書乃知梁之先與秦同祖出自顓帝裔也自大業娶女華生子大費助禹治水有功舜賜姚姓之女是爲伯益又

爲伯翳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養馬蕃息周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俾續嬴氏祀是爲秦嬴秦嬴生秦候秦候生秦仲仲復有子曰康周平王以仲功封康於夏陽是爲梁伯此梁氏之所自出也太史公亦曰秦之先以嬴爲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郟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丘氏修漁氏白宜氏蜚廉氏趙氏秦氏然則梁伯者其卽將梁氏乎國號梁以西方風氣強梁故名而梁之義從水從木實則以橋梁著氣以濟人爲功者也自唐人誌郡望安定望梁亦以其始於安定盛於安定云爾自鱸受業孔門封千乘侯此其尤著也漢時以學顯者莫盛於統之父子孫其次莫若鴻

而勇破西羌敢報父仇則有僅與悅焉南北朝以功封者莫盛於覽之曾祖祖父孫其次莫若睿若彥士而剛譽有學七歲有孝則有玘與彥光焉是皆安定世居也不然則其旁邑也此安定之梁所由名也嗣是顯於河南者如玘五世孫曰肅如文貞如周翰如貞如琮如銘則爲豫梁顯於川蜀者如震如昇如祖鉞父文獻則爲蜀梁是皆族屬蕃衍故川河蔓居也至若青梁則有丘賀也灝父子也壽一也肅也燕梁則有斗南父子也涉也德珪也曾也正獻也江陰之益浙江之汝嘉泉府之文靖不可一二數也豈皆唐宋以來宦流餘裔歟固不能一一追攷矣惟震自邛州依政登唐末進士唐亡

震歸蜀取道江陵爲高季興所留季興愛甚重欲官之震以先朝進士恐爲所污因退築土洲披鶴氅自號荆臺處士焉此荆臺之梁所自出也震子三曰股曰肱曰肘股仕至承務郎震系居荆南焉肘仕宋至工部尚書授蒼梁氏其後也肱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初任瓊崖守瓊舊州在梁陳水東麻釵山西南梁所置也郡誌所謂瓊崖嶺下有古珠崖郡址是也肱子五長曰懷思次曰懷恩三曰懷惠四曰懷德五曰懷信肱愛郡傍山清水秀遂與五子卜居焉然則海南之梁本於江陵江陵之梁本於邛州邛州之梁本於安定固有自來矣自宋初以底於今年以六百餘計代以二十三十四計其來遠矣

子孫散處州邑者什之四五其族蕃矣不有以別之則混混則爭不有以統之則離離則散譜牒之作其容已乎先世雖嘗有修之者然各自爲一宗未及通族或世遠年湮未及證正觀者病焉族老曰三世不修譜不孝也況不止三世乎以屬諸余余不揆愚陋妄自僭踰上考諸載籍下參諸舊譜外稽諸父老內裁之已見清本系而誌郡望辨真訛而補闕失集爲若干卷一曰譜序二曰合宗譜圖三曰分族譜圖四曰祭祖儀節五曰家教六曰先塋誌七曰序齒稟成呈諸族長昆弟俾各書所見纂成通譜名曰梁氏家乘庶有倫有要世守勿替云

續修梁氏族譜曾對顏序有明方正學范氏族譜序曰爲子孫以奉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歎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猶難予謂爲大賢之子孫誠難爲大賢子孫而能聯子姓輯宗支述前徽紹後嗣則又難之更難若是者予觀於吾瓊梁沙邨梁族之修譜而深信之矣梁邑之著姓也自宋之肱公以瓊崖郡守占籍於瓊族寢昌大由明及清杰士偉人繩武相接以勲名顯者有人以忠烈著者有人以幹濟稱者有人炳炳麟麟光乎邑乘其族姓分處各州邑辰綿椒衍更僕難終其譜牒則修於明者二修於清者三其間異派分支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理脈

絡未始混淆爲之後者欲從而紹緒光大之不幾極盛難繼歟歲在甲辰族中諸君以斯譜多歷年所恐其數典而忘爰謀諸族眾起而續修之蒐輯各族世系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越至癸丑遂告厥成蕭規曹隨岡敢或越嗚呼爲大賢之子孫不當如是耶嗟乎自唐之衰譜學廢絕後有作者其失在於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宗言劉氏者皆定王之遺稱張姓者半曲江之後修譜通弊邱文莊序龍氏譜言之悉矣今梁族之譜紀載精明援引確實不妄援於已遠不輕遺於已疏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其有文莊所言諸失乎無有也然則前賢之貽澤誠遠哉然非纂

修者力任其難不克至此抑予聞宋蔡模序劉氏譜系之言曰譜以敘創承聯族系使爲子孫者有以攷祖宗開創之迹爲宗族者有以成門戶輯睦之風自今以往梁族後昆循是而行之將見積德而族益大本支可以衍蕃守禮而族彌尊閥閱可以顯著揆諸正學所言爲名賢之子孫無難矣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泚筆之下因爲修譜諸君子重勗之

吳尙書壺邱公世譜二十卷

王國棟序吾瓊文運之開科第蟬聯至今勿替論者追溯所自首推蘇文忠公予謂不然觀文忠公所言自五季天下喪亂中原名宦多移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班班

然矣則知文運之開肇自唐季而唐季以名臣遷居海外者惟吳尚書壺邱公公歷事四朝勲垂史冊因閩境兵亂避地瓊山御賜銅牌俾子孫世守勿失科名之盛世族之昌迄今千百餘年風流未沫嗚呼盛矣予嘗遊公故里拜謁公祠瞻仰遺像嚴正之氣千載猶存讀裔孫瀛山郎中贊辭與南洲比部碑記詳敘家世發迹子姓蕃昌喟然歎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其公之謂乎今裔孫伯珊茂才與族中開泰開甲諸君□□家乘詳述公事爲世譜冠之編端問序於予予譎陋無文不足以導揚懿德垂休美於無窮竊卽文忠公言思之知吾瓊文運之開惟公稱首於何見之當文忠公未謫瓊時姜

君弼黎子雲諸公才名卓犖望重一時教澤涵濡海濱已成鄒魯推原風化所由始皆自公以中原文獻之傳垂教海外有以成衣冠禮樂之休風開其化於當時移其風於來世文忠公之言可謂信而有徵也然予更有所感者以公之蓄道德能文章八閩耆宿爲海邦儒宗風流所被蔚起羣英得文忠公歎賞之遂流傳於後世後之論者皆以爲文忠公之功於公無與又未能卽文忠公言溯原所自不獨未能知公亦未能知文忠公表彰先哲之苦心也予因序公譜詳繹文忠公言竊歎千百年來無人道及特表而出之發微闡幽昭茲來許至於譜之源流前人已詳言之不復贅謹以其卓卓大者

言之不獨後嗣子孫聞風興起而知所取法也夫
鄭氏族譜六卷
鄭文彩輯

自序譜之傳前此其未有乎未可知也有之而蝕於蟬
蠹朽於汚浥燬於攸鬱失於累代兵燹流離之際乎未
可知也吁虜登黎陰滎陽之原祖墳纍纍其掃而祭者
十僅一二其掃祭而有碑可記者亦十僅一二卽間有
碑可記矣而有姓氏無世次有國號無年紀雖連而聚
者尚有族塋可據欲從而譜之何由得而譜之夫上治
祖考下治子孫旁治兄弟非譜莫明使因遠者之莫可
知而並可知者莫爲之記後之人雖欲從而修之又何
從而修之是故於不可知而強爲知者謂之誣於可知

而莫之知者謂之忘於不可盡知而有可知而莫爲之
紀者謂之畧於有可知而已莫之知而不爲之一及焉
者謂之疏誣也忘也畧也疏也皆非所以尊祖敬宗也
我祖自有宋以來其墓碑之不泐者今猶在而昭穆難
紀強爲數之徒見其誣耳紀常公以下於今六世昭穆
之秩然不紊者何可忘也其一二支之聚族而居或異
地而居者雖莫知從何連綴而昭穆若一無差分而序
焉何可畧也若其居非同里而方潭而文章而滎陽各
方者知其同祖而莫由合序其昭穆之列則爲之一敘
及焉而無敢疏亦疑以傳疑信以傳信焉耳譜之修理
堂兄與之謀者已久而南北往返忽忽二十餘年老將

至矣其修也紀緝繕寫之位卿子階二姪分纂之而條例之立則理堂兄共商之吁譜以明昭穆也而昭穆之明孝弟斯在我兄弟其敬念祖宗惇敘而敦睦凡後之子若孫者率而由之謹而修之勿使敗壞於蟬蠹汚淝攸鬱兵燹之餘以大衍其宗祊而同爲孝子順孫斯矣幸

陳氏族譜十卷

陳大有輯

明林汝翥序瓊踞南溟大海中山聳五指縹緲雲際州縣環海而處蓋巖疆也自宋蘇文忠公來瓊教育人才科第初興文風丕振家茲土者非故土之人其世家巨族各有譜牒源流遙溯斌斌可者也丙戌秋余奉簡命涖瓊以兵巡兼督學政承恩詔選士得二十八人陳夏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又四十八

人爲知名士始予於明經中得之若不僅於明經中期之也嗣逢鼎革兩載相隨日從事於筆墨間時相倡和夏人因出其家乘屬予求言爲序予閱其乃祖豫吾先生手錄成帙其言簡而有要其序秩而不淆卓乎先世典型始知其先出於閩之笏田參政公陳文龍後夫文龍以文章氣節冠冕一世載在國史其積德也深則其流澤也遠故其後嗣徙於瓊聚族而居詩書發迹五世孫有諱常者登正德癸酉巍科知桂平縣事循良報最以清白傳家子應辰以歲薦任臨川學博文行卓著父子同祀鄉賢七世諱大有登嘉靖甲子科賢書尹常山以廉明著績功德在人常人作祠而之爲國典所褒崇

祀鄉賢之列則知一門皆以文章節義相尚傳家有訓治邑有譜洵可稱祖德無忝者矣余視夏人器宇淵涵文章博雅居恒讀書不屑屑於家人產業貧能自守知命樂天則他日出而行道必有措正施行其氣節文章余於夏人之祖見之更可於夏人之身必之也厥後克昌正未有艾遂敬書數語以弁其端爲夏人期許之卽爲夏人之後嗣深望之矣

官隆張氏族譜十二卷

張岳崧輯

自序嘉慶癸酉某奉先君制家居族人來諗曰家譜闕修三十餘載矣惟荒畧是懼且舊譜係手錄傳寫易譌又難久也盍續修俾付棗焉某韙之爰同族人

就舊譜詳加考訂疑者闕之畧者補之冗者汰之人事繁劇閱三載始竣事某閱服將入都聚族人謹告焉曰凡譜之要有三其一曰正本源吾張族姓繁衍諸譜或遐稽漢魏溯始軒轅得姓受氏詳哉博矣夫古者士大夫不備廟祭始祖逮所自出非至尊不能宋儒以後始有祭所知之說斯以濫矣乃舉所不知者紀之祭之庸有當乎吾譜始於閩而斷以瓊山令尹守恭公遷瓊始紀實也由宋至今墳墓斯存里居斯稽遷徙斯辨數百年如一日千百人如一體本原正則尊親重尊親重則愛敬生矣其二曰別宗派周官小史掌奠繫姓辨昭穆禮記大傳辨繼別繼禰大

宗小宗後世此義不明故孫旂與孫秀合族李揆以輔國爲親植黨營私風孔熾矣吾譜自列祖纂修源流派別考覈綦嚴故雖以長支珩祖之後而世次不明則寧從闕畧四支亦然二支三支五支之考核詳慎亦然嚴冒濫之譏卽以致親睦之意夫族姓流失有骨肉等途人者矣然懲其弊而濫焉或途人而骨肉者矣厥失維均要競競乎不敢任臆而矯徇衆而黨致蹈通譜鬻祖之戾則宗派明而情誼摯矣其三曰示勸懲世俗以地望相高君子惟辱先是凜吾譜自瓊山令尹以後雖巍科膺仕落落晨星然如鳳彩廷臣之書詩汝臨之宦蹟至元之鄉賢敬宇之文章

以至孝弟力田醇慤樸茂之氣尚有典型今族益蕃而俗弛矣夫鄉人爲善慕義者且薰其德不肖者尚畏其知况祖宗遺訓昭然乎誠按譜稽之若者宜法若者宜戒興齒讓重人倫敦詩書服農畝暴慢邪僻之氣屏勿近父詔兄勉子弟率由以紹令聞而無忝先澤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誥又曰聰聽祖考之彝訓此尤譜之所係而凡吾族人所當永永繹思者也族人僉曰子言良當因書以爲序

案張氏世居官隆明有張縉張忭父子登科子翼鄉薦知陸川循聲卓著子紹美明經祀鄉賢爲瓊鼎族自清初岳崧祖父由瓊遷定其譜修在官隆宗祠

員山周氏族譜二十卷

張岳崧序族有譜牒舊已吾瓊著姓率是重而體裁
詳覈華瞻而典密則莫著於員山周氏予讀而嘉焉
且夫譜之作也靡實弗彰靡人弗顯譬裸獻饋酢縶
儀也而非揚詡博大則弗興誣謏咸訕雅聲也而非
邃古粹息則弗御是故溫縣鶉者不足語吳機蜀柚
之鮮也充藜藿者不足語精菰芳耐之旨也準斯以
斷可得言焉周之先閩產也有宋翰林學士秀梅先
生始籍瓊文學淵源黼家黻國其二世四世繼捷南
宮撫仕巍科絡繹相望以迄於茲而魁人傑士醴粹
之儒貞淑之媛章章於冊前後數百年間詩書彬雅

淵醴樸茂之氣流馨扇美彪炳璫崖若網珊瑚於長
瀛發火齊於巨浸然則斯譜之披華振秀蔚然稱首
不其諒歟而成斯編者創之其九世原清公續之者
靖江月湖一川月潭數公洎今華九壁甫諸君子而
大備類皆以淵洽之彥網羅蒐剔口沫手胝不懈益
虔克就完善其世系有表有錄人物有志里居藝文
祀典有紀爲作爲述實能紀實家丞採華庶子成一
家言以著于時儻所謂得實而彰待人而顯者非即
否者舍實則夸非人則妄何異覈禮於伊川張奏於
洞庭而豔組纂之精過屠門而嚼夫奚益哉予旣以
是嘉周譜且以告著姓之凡爲譜者

蔡氏族譜七十卷

蔡榮春序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世族之傳源流不亂後世子孫皆能追溯之三代而下漢之袁楊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右姓播之史冊以爲美談我朝重熙累洽浸仁沐義海內士大夫皆得譜其所自出敦龐渾穆垂裔後昆幽明交訢孝義胥勸法至良意至美也歲庚寅余假歸應聘定安尙友□席僉以重修族譜謀之於余余竊惟家譜之創肇於九世信馨祖然其時子姓無幾卷帙稀少迨各祖踵而成之亦但聯絡近支人簡文畧不遑付之手民非若屏山公萃全瓊之蔡同條共貫煥然一新也獨是譜之例與史通彰善癉惡

表微闡幽皆於是乎寄焉韋鼎譜韋氏見於舊唐書經籍志陸景獻譜陸氏徐商譜徐氏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諸如此類雖其時譜學大盛然必體例精當斷制謹嚴筆則筆削則削能令人觀感興起者外乎此均不足言修也譜之所關亦鉅矣哉夫民之散也由於宗法之不利宗之墜也由於譜牒之不明凡在血氣之倫爲人後者忍漠視其祖宗而聽其湮沒無徵舉千載以上之先人盡抱無後之恫有心人反而思之無不汗出淚下者則今日之舉非謂能斧鉞華衮家之乘與國之史同符也以定親疏和上下明昭穆序尊卑繼屏山公之志求免其遺失而已而遑云修乎

邱文莊公年譜一卷

馮驥聲輯

案驥聲校刻文莊公瓊臺會稿完遂輯公年譜依張石洲顧亭林年譜例凡當時交遊之人俱爲詳注甫脫稿未及付刻遽歸道山今稿本家藏

邱文莊公年譜一卷

王國棟輯

案公爲理學名臣著作等身人無異議其論史謂范仲淹多事秦檜有功再造以公詩文證之皆當時誣公者之言又謂忌陳白沙考公刻瓊臺吟稿時以詩集貽白沙相爲就正白沙亦有祭公文其無疑忌不待辨而已明又謂與王三原不合譜中援引當時事實辨其六誣其心迹可大白於天下後世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五十三

邢都憲年譜一卷

王國棟輯

海忠介公年譜二卷

王國棟輯

跋謹案史稱公希風漢汲黯宋包拯今卽公生平實行論之其文章氣節理學經濟兼而有之有難於汲包者有爲汲包所不及者長孺事武帝時始爲東海太守終爲淮陽太守治尙黃老無事振作孝肅由天長知事遷端州太守改御史官至卿貳仕宦顯達無權奸以沮之公則一爲司訓而府道不能容兩宰敝邑而都御史鄢懋卿袁淳等之權奸側目相待卒能勁節自持不受挫折且有以懾其氣而愧其心是難於汲包者此也長孺直言敢諫武帝能容爲之敬禮孝肅彈劾近倖貴戚斂

手仁宗皆言聽計從公則直言天下事犯世宗震怒身
拘刑部從容待戮以萬死一生之遇遷秩留都振肅官
常豪強斂迹治吳淞江白茆河功在萬世而舒化戴鳳
翔等參劾於前再起爲留都御史而鍾宇淳房寰等誣
奏於後雖爲君上所諒職改清閒其救世拯民之苦心
遇危難而不驚處毀謗而愈厲是爲汲包所不能及也
嗟乎長孺倘得君專任其治不過黃老孝肅得君行政
威震中外身名俱泰惟公處羣奸嫉惡之時矢百折不
回之節故每任一官治一事痛除蠹弊雷厲風行嚴鋤
豪強敢犯權貴而有所不畏若公者有長孺孝肅之忠
鯁而境遇更難其苦節自操官至御史中丞自奉一如

寒素亦爲長孺孝肅所不能行不誠千古之偉人哉况
公之氣節文章經濟本於學問平生所學孔子所謂剛
者不參以申棖之慾養剛大之氣得之孟子於宋儒兼
通朱陸不偏於一家舉凡出處言行皆本所學其心可
告天地質鬼神對諸君民而無愧其見諸經濟隨所遇
而施行足以救陷溺之民而不避權奸之謠啄其氣節
以艱危而愈勁其文章以雄直而自達非學問有得志
識堅定者而能若是乎至公乞終養疏云年五十有四
告養病疏云今年五十有七以公生於正德八年計之
似少一歲然古人以周歲爲年公生十二月二十七日
入春後是爲正德九年公自言爲得實輯公年譜以初

生之時編次之謹爲書明以釋後疑

鍾筠溪侍郎年譜一卷

王國棟輯

唐西洲侍郎年譜一卷

王國棟輯

瓊山金石畧四卷

王國棟輯

自記余性嗜金石近閱府縣金石志多有闕遺有沿譌未及攷正者有與各志不合者有碑刻尙存而不采錄者有采錄不完僅收半碑者種種脫誤尤宜校正因仿金石錄補粵東金石畧之例旁搜博采以求全備凡碑刻之存者手搨遺文攜歸參證石刻久佚而文見各家文集者亦爲鈔錄藉補遺亡輯而存之編成四卷

寶粹書塾藏書目錄二卷

王國棟編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五十五

林之椿序海南僻處炎荒教化之開始於南宋嗣後名賢輩出有海濱鄒魯之稱夷考其時元東坡書院有御書樓明邱文莊公建石室藏書人文之蔚起皆有經籍以供講求殫見洽聞始能成材者衆傳至 國朝遺書散佚承學之士多爲寒門求其家有藏書者良不易覲王君堯雲余姻親也其家自曾祖揚齋孝廉藏書五千卷已歷三世子孫類能讀書承家君生而少孤長而游學廣雅隨時採購遇有舊書善本必縮食典衣以購之期其必得積十餘年藏書至二萬餘卷自編書目分經史子集輯成二卷是海南之士禮居儀顧堂也夫藏書非難能讀爲難能讀亦非難能守爲尤難君以一貧士

劬學嗜古以書爲性命視人世紛華靡麗之事無一縈懷疏食布衣安之若素而惟潛思載籍無間寒暑每考一古義必援訓詁以證明之見一異文必旁參別本校正之故能洞悉古今學術之源流與中外時事之得失無一不知其所以然而尤以扶世道正人心爲急務其於教讀時與及門詳言之會晤時與朋友暢談之有書而能讀斯爲難能而可貴耳況時至今日世局日變新政舉行廢科舉而興學堂後生小子醉心西學經書皆束閣不觀而藏書舊家不能守舊若南海孔氏歸安陸氏藏書最富甲於海內十孫不能保守先後售於外洋國粹莫存斯文將喪雖有一二有志者倡復古之名

開圖書之館而或興或廢好之者少疾之者多皆以爲不切時務無益科學而厭棄之日趨日下其勢將靡所底止也君竊憂之因名書塾爲寶粹望子孫保存弗失以延千鈞一髮之傳其哲嗣亦能讀遺書善繼善述所謂能讀而能守爲海南所僅見將來挽回風氣上紹前修其在是也予因閱君藏書知其命名之意敘其事以勗君後人

史畧二卷 見黃通志

明 邱 濬 撰

案史畧府縣俱未著錄採訪廣東藏書舊家亦無刻本棟從各家鑑史中所有文莊公說手自鈔錄編爲二卷又未得公世史正綱詳爲參校與正綱相出入否姑存

之以爲論史者示之法焉

史論二卷

清李琦撰

案此編爲琦讀史有得論其用人行政之得失世運升降之所由有發前人所未發者以示及門承學之士俱有鈔本

子部

莊子直解 見蔣冕邱文莊行狀

明邱濬撰

道德經寶章注

宋白玉蟾注

案原集附刻其中元時有趙孟頫寫本最爲精妙近墨海樓有影本

孔子世家顏子列傳討論 見郭通志 明林士元撰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五十七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四庫著錄 明邱濬撰

自序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傳備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治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

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徵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

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綱焉綱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綱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仿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_{正日}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

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眞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

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爲則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闈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專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

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近禁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采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眞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聖賢所不棄

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案明孝宗批答云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資金幣命所司刊行其書至萬厯重刊御製敘冠其首

朱子學的二卷 四庫著錄

邱濬撰

自敘後識十六則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得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

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注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

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第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書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

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篇者何上編爲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畧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

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先以父子兄弟夫婦友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旣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而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子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統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歿之書於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同也觀者

尙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高安朱吾弼序瓊山邱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爲學的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禎之子經歷燔受而藏之乃請於婺令郭濂因爲之梓藏於家歲久漉漫版幾盡廢燔之曾孫諸生崇沐以鋟先生語類思近錄及全集楚辭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旁及於采先生言若經濟文衡者而並鋟是集余因得以竊觀焉善乎邱文莊之言先生也曰學以聖人爲的先生於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萬物之本源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然則由下學而上達先生之的也窺的在目至的在力中的在巧夷以清爲的尹以任

爲的惠以和爲的孔子以時爲的而孟子皆稱之曰聖人先生之學蓋以孔孟爲的也的在是學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先生之所爲發矢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先生之所以中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爲一貫也先生之學不求直截必由下學以至上達其言近而可遵實而可據株守於章句固有所不爲馳騁乎玄虛則有所不敢理必折諸聖人教必軌乎成法博文約禮循循先後用力一原收功百倚而終之以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毅率者卽先生所爲萬世標的欲學聖人而不先於先生成法是守是猶不能決拾而欲舍矢如破也不可幾矣先生之學未

嘗顓□一家如楊王諸人而散見於六經語孟學庸諸編文莊準論語而集之微情深意見於跋述其用心之勤蓋以己之得於先生者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非知先生也知聖人之學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則知學知先生之學則知聖人然則覩是編者其亦有志毅之思也夫時萬曆丙午冬月

皇極經世圖續一卷

見阮通志

鍾芳撰

案此書無單行本附刻鍾筠溪集二十二卷推起於宋神宗時迄明嘉靖有圖有說續邵子所未及亦術數一家之學

養生舉要五卷

見黃通志

鍾芳撰

瓊山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六十四

道統錄

見本傳

林琅撰

餘學錄

見本傳

唐穆撰

敦仁編

見郭通志

許子偉撰

案子偉墓表著有警覺語無敦仁編疑子偉設敦仁義學以教人警覺語卽在敦仁義學與學生講授者故名敦仁編

家禮儀節八卷

四庫著錄

邱濬撰

自序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_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

或有所施行而庶民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不可須臾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尙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之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

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端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士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尊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之家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有好議人者已懵然於儀文節度之口而忌人有爲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其事未合於禮

彼行其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
行之之爲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
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
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
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
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
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
行也是以不揣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注約爲儀節而
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
之士若夫通都巨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
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家禮復古考

見本傳

林

琅撰

正祀典錄

見本傳

林

琅撰

家禮合編

見本傳

清

馮

玠撰

會約小鑑

見本傳

馮

玠撰

扶搖正言

見牛天宿瓊府志

明

邱

承箕撰

女訓

見本傳

林

琅撰

本草格式一卷

邱

濬撰

自序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
大學之教以格物爲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
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焉予幼有
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輒加考究後見夾漈鄭氏

通志畧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皆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察之不過刪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者日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衍義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尙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況其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霍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鑿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審其人

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爲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此故卽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爲本草格式及采取條例一編藏之巾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元代代皆加修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傳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

醫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爲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顧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於此生終無可成之期始序其槩而藏之異時營老菟裘及正首丘之後萬一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此聞之於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俟

重刻明堂經絡前圖

邱濬撰

自序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

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爲人身設也而後人作爲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爲之形流而爲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晷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數是人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之內少壯艾

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脈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脈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爲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况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真圖附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宋史仁宗天聖中命尙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訛謬爲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爲正背二圖十二經

絡各以其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卽其圖之遺製與嗟乎所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纂爲此圖非獨以爲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

重刻明堂經絡後圖

邱濬撰

自序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是疾之爲疾係人之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况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

百病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爲之亦豈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骼經絡俞合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歸之則人爲吉人子爲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橫目而黎首者焚焚攘攘自戕自賊不知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偶能保全之者蓋亦資稟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自盡而命隨之欲窮夫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聖賢所以建圖者書者固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述此圖蓋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知其疾病根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謹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脈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盡孝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

醫史 見黃通志

邱 敦撰

案敦爲文莊公子敦品勵學酷嗜素問著醫史其運氣表曰運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氣有六燥暑風濕寒燠

是也其三因說曰病有三因因於天因於地因於人豈
但內因外因不內外因而已言皆有補於世

發蒙論 見黃通志

邱 敦撰

案敦時見李廣輩將復成化故事作此以攻宦者蓋取
莊子詩禮發冢之義設爲甲乙辯詰之辭其友蔣冕爲
之序其書以行於世

稗海摘要 見本傳

清 王時宇輯